



缅怀与沉思

忆故人

总第 5833 期 投稿邮箱: essay@cmb.com.cn 摄影 朱坚

◎张霄

外公是一名老兵,每年清明前后,他都会去烈士陵园凭吊,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

但今年的清明将至,年近九旬的外公再也走不动了。他总是坐在窗前默默地沉思,一坐就是老半天。我知道,外公的思绪又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又想起了一个个在身边倒下的战友。

1948年济南战役,是外公当兵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外公说过:

“当我们团拿下机场回师济南城时,兄弟部队已经攻下了外围阵地,我们连的任务是占领市内的一座小楼。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小楼后面的大院子就是兵团司令的指挥部,只感觉守卫小楼的兵力格外强。”

“好不容易冲到了楼下,守军退到楼上,手榴弹、燃烧瓶雨点般地往下砸,好多弟兄就倒在了小楼底下。我只觉得浑身一震,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事后听战友说,部队向纵深发展时,一个战士向连长报告:‘小黄还有气。’连长说了句:‘抬上,走!’”

就这样,外公捡回了一条命。

战斗结束,外公所在班的10余名弟兄,只剩下了外公一人,其余全部牺牲。时隔多年,每每说到这里,外公还是忍不住流泪。

淮海战役同样令人刻骨铭心。在这场战役中,外公的不少战友牺牲了。外公说:

“打完济南,部队经过短期休整,就赶赴淮海前线。作为机枪手,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压制对方的火力,为自己人的冲锋创造条件。而对方也想压制我们的火力,轻重机枪向我们的机枪阵地密集扫射,迫击炮弹不时在身边爆炸。”

“突然,我感觉手臂一麻,接着是钻心的疼痛,顷刻,军装袖子湿了一大片。战友扑过来,接过了机枪。我掏出急救包,用纱布缠了一下胳膊,又开始为战友装子弹。这时候又是一颗炮弹打来,接替我的大个子机枪手头一歪,就再也没有醒来。”

战斗结束,外公在团卫生队接受了简单的包扎治疗后回到排里才发现,他们排三十多个弟兄,他只认识十几个,其余全是补充的新兵。

没等伤痊愈,外公又参加了渡江战役。外公说,渡江战役时,他眼睁睁地看着冲在他前面的一个战友中弹倒下,再也没有起来。“如果当时不是他冲在我的前面,挡住了子弹,那么倒下的就是我了。”

解放后,外公因为曾多次负伤,转业到宁波从事地方工作,再也没有回过老部队。

时至今日,每当外公看到电视中激烈的战争场面仍会唏嘘不已,因为他想到了老部队,想到了那些牺牲的战友。

今天,血肉横飞的战火硝烟早已离我们远去,偶尔在电视上看到战争场面也恍若隔世,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新中国的建立是以多少仁人志士的流血牺牲为代价的。他们有的悲壮激烈,有的悄无声息;有的人名字刻上了纪念碑,更多的连姓名也没有留下。我曾问过外公,你的身边倒下过多少战友?外公摇摇头说,不知道,数不清了。有的负伤后再也没有回部队,不知是失救了还是转到地方上去了;有的是刚补充的新兵,彼此还不熟悉就牺牲了。

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纵观古今,有多少军人将国家民族利益当作自己毕生的追求。刀刀加身,誓要还我河山的古代将领;与舰共存,将最后一滴热血洒进大海的邓世昌;还有数百万抗战英烈,十八万志愿军烈士等,无数先辈用自己的豪情壮举给军人报国做了最好的诠释。

一代代老兵虽会逝去,但军人的精神长存于天。时至今日,无论是抗洪抢险、地震救灾,还是扑灭森林大火、对付恐怖袭击,都离不开军人的身影。

在外公的沉思中,我似乎明白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作为80后甚至90后,我们中的多数人也许永远也没有机会进军营、穿军装,但报效国家绝不仅仅是军人的职责。

历史会一代代传承,当清明祭祖、祭奠先烈的时候,我们需要缅怀,但绝不仅仅是纪念,更是为了开创。只有把前人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不断为国家和民族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才是对先人最好的纪念。

病房里的春天

暖聚焦

◎俞亚素

寒假里,女儿在宁波一家医院动眼部小手术。之前,我有些小担心,我们母女俩睡觉时都有些怪癖,需无光无声才能安心入睡。而眼科病区没有单人病房,只有三人间,真不知道会和哪两个病人合住一间?

当被告知是17床时,我赶紧找到病房查看,顿时松了一口气:16床上躺了一个小姑娘,比女儿大不了几岁,由妈妈陪护着。17床正等着我们。18床目前空着,没病人。

正在整理床铺时,一对母子提着行李箱走了进来,说是刚入院的,住18床。看这小男孩和女儿年龄相仿,我的心里不由乐开了花:哈哈,我们这儿简直成儿童病房了,女儿不会寂寞了。

果然,三个孩子在互报了名字、年龄和读书的年级后,立马打成了一片,说从今后就是患难与共的朋友了。三个妈妈也因为孩子们共同的眼病而说到了一块儿。

当天晚上,16床欣欣因为昨天动的手术,需要早早休养。而我女儿桐桐和18床凯凯因为明天要动手术,也需要早早歇息。于是,三个妈妈为了孩子们的健康,一拍即合,8点半左右便关灯睡觉了。和女儿一块儿躺在狭窄的病床上,显然不如家里的舒适,可是我已心满意足,居然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凯凯和桐桐一前一后被推入手术室,两个孩子虽然还不足十岁,可是却像大人一样互道珍重,祝对方手术顺利成功。小姐姐欣欣更是耐心地安慰弟弟妹妹,说睡一觉就可以了,因为她算是过来人。我和凯妈都有些紧张,幸有欣妈在一旁不停地安慰我们,说不过是一种常见的小手术,安心等待就可以了。

大约中午12点,凯凯先被送到病房,鼻孔里插着氧气管,一只胳膊上挂着盐水,另一只胳膊上绑着血压计。医生嘱咐,因为全麻,6小时后方能进食。一个小时后,我的桐桐也被送到了病房。

下午,两个本来活泼好动的孩子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还要忍受饥饿。刚开始,他们一点也不消停,一会儿说我饿了,一会儿说我好无聊啊……我和凯妈又是心疼又是无奈。这时,懂事的欣欣给我们雪中送炭来了,她给弟弟妹妹讲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吸引着他们的注意力,帮助他们渡难关。



◎葛兴林

许是暖冬之故吧,我们宁海的徐霞客大道旁,那株偌大的白梅迫不及待地开放了。

那是一种怎样的盛况呢?“千朵万朵压枝低”,仿佛是悠悠地飘着一朵白色的云。幽幽梅香扑鼻而来,那不知怎么就获知花讯的蜂儿们前来赶赴这不容错过的花宴,嗡嗡而忙碌,热闹而震撼,引得路人们纷纷驻足、观赏、留影。

暖暖的阳光罩了一身,使整个人都处于一种懒洋洋的状态。我就这么静静地、怔怔地看着它,细细地品味它的秀丽、它的清香,还有它的热闹。

“啊,这梅花赞,惬意足了!”

一声洪亮的赞叹声,立刻把我从那万千思绪中扯了回来。循声而望,打老远见一花白头发的老头儿拎了只包,正迎面健步而来。

虽是陌路人,话因梅花起。那是个可爱而健谈的老头儿。许是职业习惯所然吧,曾是教师的他一开口,那话儿便如打开闸门的水源源不断了。

缘于眼前这株繁茂热闹的梅花,他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地给我描绘了一幅精美而浪漫的与梅共居图:筑几间乡村小屋,窗前植

几株梅花。待此时节,晨起,推窗赏梅,吟诗诵读;午后,花影婆娑,品茗静默;月夜,梅香幽幽,随性读书。此等人生,何等快哉!做人惬意否?笃定!

而后,他又絮絮叨叨地讲了一些有关人生乐趣的事。他很怀念以前那种清贫而快乐的生活。遥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家家户户都差不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回家,忽然发现种在破陶罐里的兰花或月季开了,掀开锅盖,居然焖了一只鸡或鸭,那种意外的惊喜与满足,真的能让你回味一辈子。其实,那时的乡村生活并不富足,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都谈不上,农作生活又异常繁重而辛苦,起早又摸黑,“双抢”过后整个人能蜕几层皮,晒得黑不溜秋。但农闲时,坐在晒场的草垛上,抓一把晾晒在筐里的番薯干或花生什么,边放肆大口嚼着,边随性侃侃而谈,看着池塘里的鸭子或大白鹅,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那又是何等的自在与快乐?

我想,眼前这个老头儿,一定是个有着古典情怀和生活情趣的人,一个善于发现美丽、向往纯真快乐的人,一个朴实而简单的人。

风起处,花瓣如雨,飘飘洒洒,落了一地。静看白梅如雪,沐浴一身暖阳,与人探讨简单快乐。那个午后,惬意而难忘。

一树梅花满园春

闲居吟